

南史卷十五

列傳第五

李延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國子監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校刊

劉穆之

曾孫祥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湛之孫孝嗣

傳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韶弟祗韶孫珪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爲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旣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

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
之卽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
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帝帝謂曰
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
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建鄴
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
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
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
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
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

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僞如廁卽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間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阻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

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
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
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
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
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
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
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
欲叛也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
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旣不能留意
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

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偉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
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
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
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
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護軍司馬加丹陽尹
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
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
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
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
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

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爲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
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
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爲
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
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
穆之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
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
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

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
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
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
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
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畧趙魏聞問驚慟哀惋
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
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
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
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奏天子曰臣聞崇
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在

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
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
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贊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
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旣備寵靈已泰臣伏思
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亦荐時屯世
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
豈唯讜言嘉謀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幙造
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

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
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
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
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
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圖屯夷旋
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
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
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
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

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
元勲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
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
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
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
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饌爲其兄弟以餉
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
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
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元嘉
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

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
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
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
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
因毀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
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鰓魚嘗詣孟
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
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
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
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

南史卷十五
列傳
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
不脩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
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
輦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
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
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
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
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
爲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

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

邁瑀與之款盡

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

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

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

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

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

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

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

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踢馬及之

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

何遜曰騏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爲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

發背癰疽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諡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數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
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
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
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
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
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
整爲廣州卒宮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
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
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
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
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
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
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茅得意終日縱
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
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
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
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